

·客家研究·

一个客家聚落区的形成和发展 ——上犹县营前镇的宗族社会调查*

罗 勇

(赣南师范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上犹县营前镇地处赣南西部边陲,是一个典型的客家聚落区。这里既有南宋时期从赣中赣北等地迁来的“老姓氏”,也有明末清初从粤东兴宁等地迁来的“新姓氏”。新老姓氏共处一个社区,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一面,其姓氏斗争与宗族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历史内涵十分丰富。本文采用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相互结合参证的办法,对营前这一客家聚落区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和探析。

关键词:上犹;营前;客家;聚落区;宗族社会

中图分类号:K28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02)01-0046-09

一、自然环境

营前镇位于上犹县西部的罗霄山脉南段,地接遂川、崇义及湖南省桂东县。镇政府所在地营前圩,距上犹县城公路77公里,距赣州市132公里,是赣南西部的一个边陲乡镇。全镇总面积为65平方公里,有耕地15,200亩,林地26,535亩;辖13个行政村,138个自然村,人口26,000多人,全为汉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约410人,是全县人口最多、密度最大的乡镇。营前也是罗霄山脉最大的盆地,这里四面环山,溪河纵横,石溪河与平富河在其西南端交汇而成营前河,由西向东穿过盆地,注入陡水水库。由营前乘机帆船至陡水镇,约需两个半小时。这里气候温和,土肥水足,适宜农耕,现水稻一般年单产在2000斤以上。营前又是一个大圩镇,过去有“头唐江二营前”的说法。营前商业非常发达,是一货物集散地。据89岁的老生意人黄国栋先生介绍,过去上犹县的不少乡镇(包括县城),崇义县的一半乡镇,唐江、赣州、遂川,以及湖南的桂东、郴州、陵县、汝城等地都在此办货。从营前通往上犹县城、崇义、遂川、桂东的路都是用石头砌成的,平地用河石,山地就地取材用山石,现在还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石头路遗迹。营前的打包业很发达,梅、李、豆豉、姜加工亦非常有名,远销外地,至今桂东还做不到这么好。

据新老方志、地名志和有关谱籍资料的记载,营前在历史上曾称石溪、营溪、屯头里、村头里,以后才逐渐称现名的。新编《上犹县志》在综合清光绪版《上犹县志》的资料以后述其沿革为:“唐末节度使邑人卢光稠在此建兵营,宋赠封卢为太傅,此地称太傅营,圩场称太傅圩。明正德年间,蔡氏在太傅营的前面筑城名营前城。此后,太傅圩逐渐叫营前圩。圩场原址在坪子街,后移河边,1956年建陡水水库,圩迁今址。”

营前圩西北方向约1华里处有一片稻田,历史上叫“军田”(现当地民众仍如此称呼)。据陈沛宇、蔡志军等几位先生介绍,这一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唐末虔州节度使卢光稠在此驻军屯田,故称军田。另一种说法是,明正德年间王阳明率军征讨谢志删、蓝天凤农民起义,驻军营前,组织军队开荒垦田,所垦之田农民可以耕种,但要按比例向军队交粮。此田是军队的,所以叫军田。

二、姓氏构成与宗族的发展

(一)姓氏构成

据陈沛宇等人介绍,营前现有姓氏一百来个,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朱、陈、蔡、黄、刘、张、胡、赖、曾、廖、钟、何

* 收稿日期:2001-11-12

作者简介:罗勇(1954—),男,江西南康市人,赣南师范学院政史系主任、客家研究所所长,(香港)国际客家学会理事,从事赣南地方史、客家文化研究。

等姓。这些姓氏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南宋时迁来的,历史上被称作“本地人”,朱、陈、蔡便是;一种是明末清初从广东等地迁来的,被称为“外来人”或“客籍人”,占了人口的大多数。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人,均操客家方言。现分述如下。

1.“本地人”

朱氏:朱氏族谱已不存。据 68 岁的朱伦材先生介绍,朱氏于南宋间从豫章迁入,石溪、龙王、黄龙坝、樟树村、巷子角等村均为朱氏所建。后朱氏衰落迁散。现营前朱氏人口男女共七八十人。

陈氏:陈沛宇先生处藏有清乾隆甲辰(1784 年)春镌《营溪陈氏重修支谱》。据谱载,陈氏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 年)由本省泰和柳溪迁来,世居下陈。陈沛宇先生说,历史上陈氏的一部分人口迁移到赣州、南康、崇义、湖南汝城、桂东、陵县、四川成都、内江等地。陈氏在营前已传至第 26 世,其本人为 22 世;现人口男丁 600 人左右。

蔡氏:营前已不存蔡氏族谱,但根据 75 岁的离休教师蔡志军先生的介绍,本人在居住上犹县城附近的蔡启海处借阅到民国 38 年修《蔡氏初届联修族谱》。据该谱转录的清乾隆七年(1742 年)营前蔡氏族谱《起谓公源流考》载:蔡氏于南宋末由吉水的岐下坊市迁来营前,世居村头里。至明朝,蔡氏人阜物丰,并于正德年间建筑蔡家城,其家族势力达到了鼎盛时期。清初蔡家城毁于兵燹,蔡氏遂衰。蔡志军先生说,现营前蔡氏已传到第 30 世。其本人为第 24 世,男女人口不到 100 人。

也有把坪子街郑氏归于“本地人”的说法,但不很普遍。郑氏于明宣德年间从福建迁此,世居坪子街,现有男女人口 400 多人。

2.“外来人”

外来姓氏主要是从明正德年间至清嘉庆年间从广东兴宁、和平等地迁入的。现据《上犹县地名志》的资料列表如下:

迁入朝代		迁出地								
		兴宁	和平	梅县	长乐	龙川	惠州	赣州	寻乌	备注
明代	正德	钟								
	嘉靖								侯	
	崇祯	钟、蔡								
清代	顺治	会 ¹ 、何 ¹ 、邓、钟何 ² 、何 ³ 、何 ⁴ 、戴、会 ²	朱	黎			范		陈	
	康熙	赖、黄 ¹ 、刘 ¹ 、黄 ² 、刘 ² 、傅、陈、何、张、黄 ³ 、黄 ⁴ 、蔡、李、黄 ⁵ 、黄 ⁶	赖 ¹ 、赖 ² 、朱、黄 ¹ 、黄 ²		张	刘		黄		
	雍正	会 ¹ 、蓝、张、会 ² 、彭、	朱							
	乾隆	张 ¹ 、张 ² 、蓝、李、黄、邱								
	嘉庆	黄								
合计	53(支)	39	7	1	1	1	1	1	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清顺治、康熙两朝迁入姓氏最多。以迁出地而论,则兴宁为最,达 39 支;和平次之,为 7 支;其余县份各 1 - 2 支。这些姓氏均为开基建村者,并且后来支脉繁衍后,又分支建新村,以致营前的大部

参与这次联修谱的蔡姓共 34 支,除赣南各县的蔡姓外,尚有广东南雄 3 支。营前起渭公派系为其中一支。

分村都是外来姓氏开建的。又因为兴宁迁来姓氏居多,其势亦盛,故现在营前通行兴宁客家话。

二 宗族的发展

1. 陈氏的发展

据乾隆甲辰春镌《营溪陈氏重修支谱》载,陈氏原居金陵(今南京),八世祖名徽,于唐昭宗末年举进士,仕至大理评事。时杨行密割据江淮,僭称吴国,欲招陈徽为幕僚。陈徽不肯为吴所用,遂携老幼避地由金陵徙居泰和柳溪。并改名为晖,以匿迹。因此,陈晖为泰和柳溪陈氏鼻祖。由陈晖传十一世至兴祖,乃由柳溪迁犹邑石溪都屯头里,时在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兴祖时年31岁。兴祖遂为营前陈氏始祖,营前陈氏即为泰和柳溪陈氏的一支。兴祖字旺先,生于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初一,歿于绍定二年(1229)二月初二日,享年68岁。配罗氏、王氏、龙氏、叶氏、欧氏。生子一。配生歿俱失考。夫妇合葬本里珠山凤形,墓今不存。从兴祖开始至第三世,均为单传;第四世开始有3丁,第五世有4丁,其中1人无后,3人各传一子。从第六世子奇、子芳、子昂开始,分为上、中、下三房,宗支遂繁。三房中以下房人丁发展最快,上房次之,中房则欠发达。从一世至十九世,三房繁衍的丁口累计数分别为:上房625人,中房204人,下房887人。至第七世,陈氏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于是,由下房七世祖雯瑄、雯翰牵头,纠集族人共建宗祠,并捐修妙乐寺。《陈氏重修支谱》中未载明建宗祠的具体时间,但据陈沛宇先生的介绍及世系推算,约当元朝后期,距今约600多年。明正德年间,陈姓有一人参加征剿蓝天凤、谢志删农民起义,被王阳明旌封为义勇指挥使。后蓝、谢起义军进至营前,烧毁了陈氏祠堂。清朝初年,由上房和下房族人重建祠宇,并续置祭田七百余石。乾隆十二年,又重修宗祠一次。此后200多年未再修葺。直到1972年,才翻修大殿屋面,1978年又整修内堂。1997年元月,因大殿墙体倾斜而将其拆除。97年冬,陈氏族人筹集资金按原貌重建大殿。

除宗祠外,陈氏上、下房还各建有分祠,上房为“雯魁公祠”,下房为“瑄公祠”,均为纪念七世祖而建。分祠建于何时,谱中也未祥载。《陈氏重修支谱跋》在记述了宗祠的倡建以后仅载:“厥后族大丁繁,另建小宗祠,筑城御寇。”建小宗祠与筑城御寇联在一起,说明分祠的兴建可能在明正德年间,约当第十世祖时。而此时中房可能人单财薄,未建分祠,雯魁公祠(上房)毁于解放前夕;雯瑄公祠(下房)毁于距今约80年。

明代初朝,陈氏开始修谱。此时,陈氏已在营前定居了一百七八十年,繁衍了八九代。谱是如何修的不详。乾隆间《营溪陈氏重修支谱》只是说:“明末叠遭兵燹而谱牒无存。”至乾隆年间,陈氏在营邑已定居500多年,繁衍了十八、九代,丁口亦当近千人。于是,由十五世裔孙泰际(下房)、泰信(上房)泰烜(下房)、泰仕(下房)以及十六世裔孙联浚等牵头,纠合众人重修支谱。这次修谱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发起组织,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镌刻成书,前后耗时28年。本人在陈沛宇先生处借阅的就是此次所修谱,尚保存完好。此后160多年陈氏未修谱。直到解放前夕的民国38年,陈氏欲三修谱而未成。1997年上犹、崇义两县陈姓联修族谱,谱成,算是陈氏的第四次修谱。

据陈沛宇先生介绍,营前土著姓氏(朱陈蔡)之间历史上矛盾较少,陈蔡世代联姻,两姓解放前以“血缘”相称。根据族谱上记载的婚姻资料,从第四世开始,陈氏与蔡氏有了婚姻关系。营前的蔡氏是上犹县最早的蔡姓。陈氏第一个娶蔡氏女为妻者是四世祖元羹公,他生活于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元元贞二年(1296年)间,此时蔡氏迁来营前约繁衍至第二代。此后,陈氏一直保持着与蔡氏的联姻关系。从第八世开始,蔡氏便成为陈氏联姻的最主要的对象,此时,蔡氏亦已开始走向兴盛时期。营前朱氏也是上犹县较早的朱姓。陈氏跟朱氏的通婚很一般,远不及跟蔡氏亲密。

明朝中后期,陈氏的宗族实力进一步增强。此时,不仅人丁兴旺,而且“游庠食饩贡于雍饮于乡者共数十人”,^[1]已经有财力来兴办公益事业。于是,明天启四年,为培文明而障水口,在上犹县令龙文光的倡议下,陈氏合本里蔡氏共建文峰塔(后为纪念龙文光而改名叫龙公塔)于营前东面桃岭之侧峰的水口旁。两姓绅士连为文会,共捐置塔会租田壹佰零五石,以为奖励后进向学求功名之学田。康熙初年,下房十五世祖泰烜公(字丹霞,邑庠生)又捐建甘露寺。并置大井欧屋坝粮田三十担、佃田四担以遗子孙永远祭扫之费。因该庵在蔡家

过去珠山(今称珠岭或蛛岭)是朱陈蔡的,陈氏祖坟均在珠岭,1958年大搞平整土地时全毁。

城北门,故又称北门庵。据陈沛宇、陈庆国等介绍,过去北门庵有个传统:每年春节的正月初二,庵主要特办两桌素席款待丹霞公系族人,以谢陈氏捐建寺院之恩德。此外,陈氏族人还告诉本人,桃岭庵(在营前东面桃岭山腰,过去为县城与营前往来息肩之处,今不存)也是陈氏祖辈捐建的(不知何世祖捐建,谱无记载)。解放前,每年当庵前桃李成熟时,守庵人便会采些来给陈氏长辈品尝。

陈氏从十四世时开始有人获取功名,这就是下房的良珍,字璋考,授登仕郎。此后的几世,每世都有两三个邑庠生或授登仕郎的。《支谱·行实》中还记载下房十五世泰仕,字东魁,岁进士。但查光绪《上犹县志》和同治《南安府志》“选举·进士表”,均无此人。终元、明、清三代,陈氏没有获取过显赫功名或做过大官的。只是到了近代,才出了两名值得陈氏后人称道的人物。1997年《联修陈氏族谱》载有他们的生平简介:

“鸿钧,名世琼,号容甫,公元1876年(光绪二年)生,清末举人。光绪29年(190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系,1905年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任江西省参议会议长、非常国会议长、孙中山秘书等职。”

“鸿藻,名世瓚,清末举人。光绪29年与兄鸿钧同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系学习。1905年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任江西省参议员,国会众议院参事,广州大理院推事、县长,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部教授等职。”

2. 蔡氏的发展

据民国三十八年《蔡氏初届联修族谱》转录乾隆七年营前蔡氏族谱《起渭公源流考》载:蔡氏原居福建莆田,为北宋书法家蔡襄之苗裔。南宋时,有衡道公为宦于江西,遂从福建莆田迁居江西南昌。至南宋末年,衡道公子节烈公授招讨使,从文天祥起兵勤王,遂又徙居吉水住岐下坊。节烈公次子君瑞生子二,曰璧曰壁,“璧公字起渭,以宋季离乱,复自住岐徙上犹之营前。”起渭公遂为营前蔡氏始迁之祖。公生于南宋淳十年(1250年),歿于元元统二年(1334年),享年84岁。娶三妻生四子。

起渭公四子中,唯厚梅公传;厚梅公生子五,又唯藻公有三子;三中子又唯长子民彝生六子:伯琮、伯玉、伯璋、伯琦、伯馨、伯昂,次子民辅和三子民庸均无子。为使民辅民庸有传,遂将民彝第三子伯璋过继给民庸,五子伯馨过继给民辅。这样,从第四世开始,分为三房:长房民彝公,二房民辅公,三房民庸公。三房中长房人丁最盛。二房中六世祖本祥公于明永乐间迁出村里别立宗祠。本吾公下亦人丁兴盛。三房五世祖伯璋公初艰于嗣,抚兄伯琮公次子本太为嗣,既乃生子本道公。后本太、本道皆有后,三房丁口亦繁。

蔡氏宋时世代为官,为显族,故迁居营前后,也很快成为地方名绅。《起渭公源流考》载,起渭公迁居营前后,“举乡贡,文行超卓”;元大德间,县簿刘彝顺延聘其为太傅书院山长。延初,达鲁花赤伯颜察儿拨贍田百余亩,再延起渭公典教,营邑文风遂大振。从二世以降,蔡氏“科名迭出,隶仕籍者代不乏人,至列名胶庠则更不胜数。”至乾隆三十七年,蔡氏裔孙蔡泰均登进士,授工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御史,^[2]最为蔡氏殊荣。

有明一代,蔡氏的发展达到了极盛时期,无论是其政治势力还是经济实力,都堪称大族。以至明洪武间,六世祖本太公富于赈,“捐米一千二百石赈济江南,奉敕旌表”。其孙朝权公又于景泰间捐谷一千五百石赈饥,亦奉敕建坊旌仪。七世祖仲智,好善乐施,出巨资重修本里妙乐寺大佛殿,备极壮丽。^[3]

蔡氏之富声名扬于外,而营前又处于地接遂川、崇义及湖南郴州、桂东的偏远山区;加之明中后期,江西、湖南、广东等省交壤区常有饥民作乱,因而,蔡氏不得不考虑如何来保卫本宗族的生命财产问题。于是,明正德年间,九世祖岁贡元宝、元湘、元环等“因(营邑)地接郴桂,山深林密,易以藏奸,建议提督军门行县设立城池。爰纠族得银六千有奇,建筑外城。”^[4]城初称蔡家城,因建于太傅营前,后习称营前城。关于营前城的建筑,当地至今还流行着这样一个传说:当时陈蔡两姓都想筑城。但两姓筑城上边不同意。于是陈蔡打官司打到京城,朝廷判:“准寨不准城”,寨——蔡、城——陈谐音,于是传为朝廷“准寨不准陈”,蔡氏打赢了官司,蔡筑城陈未筑城。

传说中的陈蔡两姓都想筑城,这是事实。《陈氏支谱》中的《营前陈氏祠堂记》载曰:“明正德年间,流寇猖獗,欲筑城自卫而不果。”陈氏为何欲筑城而不果?陈蔡是否为此而打过官司?两姓族谱和方志均未有载。询

同治《南安府志》卷五(庙学)载:太傅书院,在营前。宋淳十二年,知军陆镇行县,历览太傅山水环聚,请于朝建书院,设山长。宋末废。元大德间,县簿刘彝顺重修。今废。

新老姓氏后人均如此说。

之两姓后人,亦均语焉不详。

透过这则传说和陈蔡都欲筑城的事实,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推论:当时陈蔡宗族势力的发展都处于如日中天的时期,都想扩大地盘,因而在筑城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蔡氏势力大,请示官府(军门行县)获准抢占了地盘,陈氏势力居弱,遂欲城不果。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传说?陈蔡后人认为那是新来姓氏为离间陈蔡关系而编造的。本人就此事访及新来姓氏后人时,则被告知:当时陈蔡都想围城,主要是怕客籍人对他们会怎么样,因为此时客籍人已经多了。但两姓建城上边不同意,他们之间就互相斗角,打官司打到京城。按说,明正德间广东兴宁、和平等县的客籍姓氏尚未大量迁入营前(仅1户,见前表),所以陈蔡筑城并非防客籍人,而是如县志和族谱上所记载的,为了防郴桂等地的“流寇”(即农民起义)。新来姓氏把它传为“怕客籍人”、“陈蔡之间互相斗角”,可见这一传说是在“客籍人”大量迁入营前,并和陈蔡等本地人发生矛盾以后才流行开来的。自然,这一传说亦编自新来姓氏,陈蔡后人的上述看法是有根据的。

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崇义横水、桶岗爆发谢志删、蓝天凤畚民起义。起义队伍中的一支以蓝文昭、雷鸣为首,盘踞于营前西南面数十里的上信地和下信地,南赣巡抚王阳明亲督中军会吉安、南安、赣州三府兵分为十哨进行会剿,经三战而破之,擒斩蓝文昭、雷鸣等,平定了上下信地畚民起义。据蔡志军先生说,这次会剿,王阳明曾驻军于蔡家城,蔡氏亦给予王阳明很大的支持。但遍阅《上犹县志》、《南安府志》和蔡氏族谱,均未发现这样的记载,亦未见蔡氏族人中有参予镇压蓝、谢农民起义的。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广东农民起义李文彪等攻掠营前,知县吴镐又与生员蔡朝佾、朝璜等议保障之策,旋敛族得银七千余两重筑内城。城高一丈四尺五寸,女垣二百八十七,周围三百四十四丈,自东抵西径一百一十三丈,南北如之。真是蔚为壮观,俨然一座大城堡!此时的蔡氏宗族,“同居营前城,庐舍鳞次,烟火千万家;丙夜书声彻闾里”,^[5]一派兴旺发达之景象。

蔡氏祖先训诫后世:“君子虽贫,不鬻祭器,创建城垣,保固宗族。……若郎或贫不能自存欲售屋土者,亦只可与本族相授受。敢有外售者,以犯祖论。”^[6]然好景不长,清顺治二年(1645年),“阎王总、叶枝春等据营前”,攻陷蔡家城;六年,又“合桂东流寇张和尚等复据营前城”,^[7]两次“共杀营前村头里(蔡氏)生员二十四名”。^[8]蔡氏宗族遭到了第一次劫难!谱亦有载,如“十四世德仪,字人表,郡庠生。顺治辛卯(1651年)贼陷城,母被掳至仙人崖投崖而死。公不避艰难,匍匐遍寻山谷,获母尸,殓之。归途复遇寇,疑棺中藏匿贖财,欲截棺启验,公哭泣跪恳,贼怜而释之,扶柩安厝,庐墓三载。”如果说这次劫难还使蔡氏得以较快恢复元气的話,那么,二十九年以后的康熙年间的“甲寅之乱”则给蔡氏以致命的打击。

康熙十二年、十三年之交(1673—1674),原已降清的明朝将领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等先后在云南、福建、广东起兵反清,史称“三藩之乱”。战乱波及到滇、黔、湘、闽、川、陕、甘、粤、赣等省。甲寅(1674年),上犹流寓广人余贤、何兴亦乘机作乱,聚众石溪岗,杀掠营前等处。他们“聚众数万围营前城,分围县城,屠杀甚惨。”谱中对这次大劫难亦多有记载。如十四世“德,康熙甲寅殁于寇”;“德俊,字人杰,康熙庚戌岁贡,……甲寅之变,能以机智却寇,迨援绝城陷不屈而死”;“允和,甲寅城陷与兄允魅与贼力战,围绕数匝,自刎而歿,招魂附葬。”十五世“希禹,字孟敏,顺治乙酉科选贡考,授知县。时(甲寅)寇贼滋扰,公与宗族竭力守御,城陷不屈而死”;“希宪,字子介,甲寅城陷与贼格斗身披数刃而卒”;“希明,配邓氏周氏,夫妇于甲寅城陷被害。”……此次劫难,“营城受残比他处更盛(甚),室庐田园为之一空,谱牒遂以无存”;“予姓遂四散,或迁居县城,或避乱赣州,远者且在楚蜀”。六七十年后,“营城中人烟稀疏,欲求如往日之比户聚处,岁时伏腊,交相遗问,不可得矣。蔡氏从此衰落下去。

3. 朱氏的发展

关于朱氏的发展,因谱无存,现营前后人亦语焉不详,故从略。

4. “外来姓”黄氏的发展

疑为“军门”之讹传。明弘治8年(1495年)在赣州设“赣军门”,总制江(西)、广(东)、福建、湖广,为最高军政机构。(见同治《南安府志》卷29) 事考

黄姓现为营前人口最多的姓氏。从前述表 1 中看出,黄姓主要是在康熙至嘉庆年间由粤东兴宁、和平等地迁入的,共迁入 11 支。其中康熙年间最多,为 9 支:兴宁 6 支,和平 2 支,赣州 1 支;乾隆和嘉庆年间各 1 支。在众多的黄氏中,以上湾黄氏迁入较早,且人口也最多。现就其发展情况介绍如下。

本人在 77 岁的黄营堂先生处借读到黄氏新修族谱。黄氏谱一修于二世祖栗明公(约康熙末年);二修于五世祖(嘉庆十一年);三修于光绪庚寅年(1890 年);四修于民国八年(1919 年);五修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六修于 1996 年,即现谱《黄世荣公系下第六次重修族谱》。虽为新修谱,但其民国三十六年以前世系、行实等照录旧谱,故仍有参考价值。

据谱载,上湾黄氏为宋峭公之后。由峭公传三十一世至世荣公,原名万荣,度名二郎,字及一,于康熙三年(1664 年)由广东兴宁迁居营前。先居石溪长龙,旋迁上湾。世荣公生于明万历己未年(1619 年)四月初六日,则迁居营前时已 45 岁;歿于清康熙丁卯年(1687 年)九月十一日,享年 68 岁。配陈氏,生子五,其中有四子是在迁来营前之前生的。世荣迁来营前后,子孙繁衍很快,至二世,开始分为五房,即一房启明公,二房栗明公,三房正明公,四房集明公,五房棠明公。三世,添丁 18 人;四世,添丁 69 人;五世,添丁 218 人;六世,添丁 259 人……至十二世,添丁 835 人。乾隆年间,黄氏男女人口已达好几百人,上湾已不足生计,于是从第五世起,开始向外迁移。一房五世俱迁四川简州;五房五世四云一支则俱迁广东肇庆阳春县立业;二房迁本邑百家塘开基立业;三房的一支迁陶排开基;三房的另一支和四房的一支迁下湾建村;五房和三、四房的一部分留居上湾。现黄氏已在营前繁衍至第 15 代,黄营堂先生为第 10 代。1996 年修谱时,营前世荣公系下总人口已达 3221 人;其中三房人口最多,为 1877 人。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人口的增长跟经济的发展是成正比的。黄氏人口增长如此之快,是与其家庭经济的殷实紧密相联的。我们虽无法从族谱中考见黄氏迁来营前时家庭经济的具体情况,但族谱中的“黄氏列祖行实”说世荣公迁来营前后,“耿介刚直,好善乐施,轻财重义,士林咸钦。竖造石桥一座,在浮潮湾小溪,详载邑志。”于此可见,世荣公迁来时很可能是带了一笔财富过来的,且很善于理财和为人处事,各方面关系处理得很好。否则,就不可能“好善乐施、轻财重义”,也不可能博得“士林咸钦”。特别是捐造石桥一座这一善举,更显示出其经济实力的雄厚和远见卓识!关于此桥,光绪十九年《上犹县志》“建置 桥渡”有载:“世荣桥,在营前浮潮小西口,乾隆二十二年邑人黄万荣捐造桥”。其中的造桥时间“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恐有误,因为据族谱的记载此时黄万荣已去逝 70 年(歿于康熙丁卯,即 1687 年)。所以桥当造于康熙丁卯(二十六年,1687 年)以前。县志所载“乾隆二十二年”或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之误。

黄氏秉承了客家重教育的传统,非常重视子弟的读书仕进。从迁营邑的第二世开始至清末废科举,便世世有人获取功名,其中以第 7——第 8 两世获取功名者最多。为了鼓励子弟读书,黄氏设有“宾兴会”,以专门提供读书费用。据黄营堂先生介绍,“宾兴会”以祠堂为单位成立,客籍姓氏均有之。

与营前其他客籍姓氏一样,黄氏宗族还有“众”这一经济组织形式。“众”即支脉分家时留作公用的资产,主要是土地。每个公头都有一个“众”。据黄营堂先生介绍,过去世荣公系下大大小小的“众”不下 100 个。“众”有众谷(收租所得),用以做公益事业,年节祭祖扫墓,资助子弟读书等。如,有子弟考上中学,就从“众”里拨给一定数量的田给其家无偿耕种三年,毕业后收回归“众”。对于孤苦无靠者,“众”亦给予救济,如其去逝无钱安葬,则由“众”费支付解决;如其有遗产(如房屋等)亦收归“众”,“众”可将其掂卖,所得归“众”。“众”由众内族人选出 2 人管理,其职责是负责收租和各项费用的开支,并向族人公布收支帐目。

黄氏于第三世开始建两个分祠(一世祖世荣公“享祀于江西省磨子巷黄氏总祠”谱载,故营前没有黄氏总祠)。它们是:

蟹形祠:为二房、三房、五房三世纪念二世祖栗明公(二房)、正明公(三房)、棠明公(五房)而建。在上湾祖基。因所处位置为蟹形,故称蟹形祠。

大厦祠:为四房三世纪念本房二世祖集明公而建,也在上湾。据黄营堂先生说,四房三世人多势众(6 丁)较蛮横,不愿意跟其他三房合建祠,遂单独在蟹形祠后面建祠,因祠较蟹形祠高大,故称大厦祠。

至第四世,二房有 11 丁,三房有 23 丁。他们也不满意三世的合建祠。于是又谋另建分祠。这就是:

三恕祠:二房四世为纪念二世祖栗明公而建,在石里(今龙潭电厂办公区)。

裕成祠:三房四世为纪念二世祖正明公而建,在上湾。

以上四祠除三恕祠因建陡水电站时拆除外,其余三祠均存。

黄氏一世祖世荣公墓在下湾,其他祖坟亦均存。黄氏后人至今还保持着年节祭扫的传统。

三、新老姓氏的矛盾斗争与调和共处

营前新老姓氏之间,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调和共处的一面。随着历史的推移,其矛盾斗争面逐渐削弱,而调和共处面日益加强。

明末以前,因客籍来得少(如前表所列,仅正德年间1支,崇祯年间2支),新老姓氏之间尚未见有什么矛盾,倒是本地人之间有些纠葛,如上文所述陈蔡之间围绕筑城问题的争执。清代初年,客籍大量迁入营前,于是,新老姓氏之间的矛盾也就慢慢尖锐起来。

这一矛盾首先表现在争夺土地上。客籍人来得多了,自然要影响本地人的生存空间,于是,朱陈蔡为抢占地盘,插草为标。客籍人要开荒、种地必须征得本地人同意,并向他们交租;要建房必须向他们买地皮。营前圩的地基也是朱陈蔡的,客籍人要做生意,每个店铺每年必须向朱陈蔡交税,这种现象沿袭至清末才基本消失。

初时,本地人亦甚歧视客籍人。每当客籍人交租送谷到本地人家里或卖柴卖到本地人家里,常常会遭到这样的臭骂:“出去、出去!到外头坪下等!烹臭热癩(汗骚)!”中元节(七月半),本来本地人和客籍人均是过十五的。但十五这天街上的猪肉,本地人要先砍,把好的都买去了。不管客籍人赶圩有多早,也只能买到剩下的骨头汤杂。后来客籍人越来越多,他们服不得这口气,加之卖猪肉的又多是客籍人,他们就商量办法,提前十四日上街卖猪肉和砍猪肉,也就在这天过中元节,这样就形成了营前“客籍人十四过中元节,本地人十五过”的特殊风俗。

随着客籍人口的增多,本地人也越来越感到威胁。他们为了防止客籍语言渗透,也采取了防范措施。初时规定家族子弟不学客籍人说话,后来又规定至少在自己家里不准操客籍口音,否则要处以家法。

在科举仕进方面,本地人对客籍人也多有压抑。黄国栋先生向本人述及了这样一个故事:

过去营前童生参加县里科举考试要经有秀才地位以上的人领保。起初客籍人没有秀才,本地人不保客籍子弟。有一胡姓客籍儒童,很聪明,装成傻呆呆,从小在外公家(本地人)干活,很听话,叫干啥就干啥,深得外公喜欢。晚上外公教其读书,他假装读不进去,作起文章来更是牛头不对马嘴。外公说:“人就还俊秀,就是唔会读书,甘笨!”小伙子实际不笨。他外公是领保,那年科考,他要外公保他去,说:“佢明晓得考唔到,就系想到上犹(县城)廖(玩)几天。”他不断地缠着外公。外公认为让他去风光几天也好,回来会更安心干活。于是就保他去了。谁知一上考场,他的文章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竟考了全县第一名。后生子后来有了功名,成了领保人,尽保客籍子弟,本地子弟只意思意思保一两个。后来其外公被本地人骂得要死。外公说:“当初佢的文章唔系甘样的呀!”拿出旧日文章给大家看。并说:“佢看佢读书读唔通,就让佢去考,那个晓得佢考得到啊!”从此以后,客籍人科考得名者多,本地人衰了。

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如何我们姑且不去考究,但它让我们得以窥见本地人与客籍人之间在争夺社会地位问题上的矛盾与斗争。

本地人与客籍人的矛盾与斗争,最集中地反映在康熙年间的“甲寅之乱”这一历史事件上。关于这一历史事件,除方志和谱牒资料有所记载外,亦在民间广为流传。黄国栋、黄营堂等人是这样向本人叙述的:

康熙年间,有一次从广东来了一批土匪,也是客籍。于是营前客籍人向佢等诉说如何如何吃亏。土匪们说,敢欺负佢等老乡,佢等要杀绝佢等去。时正好逢圩,土匪们就在圩门口吊一只鸡和一块石头,叫每一个赴圩者指称,凡说“gai”和“石头”的站一边,说“ji”和“石牯”的站另一边。看看赴圩的人到得差不多了,就把说“ji”和“石牯”的人全都捆绑起来杀了。这些都是本地人,因为他们称鸡为“ji”,称石头为“石牯”,跟客籍人的叫法不一样。随后,土匪们又包围了蔡家城,见到蔡家城的人和本地人就杀,一下子杀了好几百人。其中蔡姓被

以上材料来自黄安昌、黄国栋、黄营堂等。

杀得最多,因为蔡家城被包围了,跑不掉;陈姓没有围城,逃得多。而朱姓本来就人少,此次仅剩一男孩,其外婆是客籍,他躲于外婆的长衫下面,土匪们来寻,问外婆:“老人家,你脚下什么东西怩怩动呀!”外婆答:“是匪屋家的狗崽子。”遂得免于难。这朱姓男孩后来就叫“朱狗”,就是现在朱姓的祖先。

本文第二部分:“蔡氏的发展”一节中,仅是述及了这一历史事件对蔡氏的打击。上述故事中把打击面扩大到朱陈蔡。然而,实际情况还远不止此。根据乾隆十五年《上犹县志》的记载,这一事件对营前整个土著的打击也是十分惨重的:

“自顺治二年八年暨康熙十三年十五年屠杀营前绅士蔡一璋、陈振生等五十余人,其余尸横遍野不计其数,掳杀子女金帛殁尽,甚至全家无子遗而宗祀以绝云。”

“十七年,虔镇哲率师至犹招抚,粤寇平。盖自甲寅蹂躏三载间,土人庐墓焚掘几遍,屠杀绅士百数十人,掠卖子女不下数千,平民死者尸横遍野,有合族俱歼者,如象牙湾朱氏,浮潮李氏,周屋围周氏,石溪之王氏、杨氏、水头之胡氏、游氏无一存者。”

经过这次事件,本地姓氏走的走、绝的绝,仅剩朱陈蔡,而客籍姓氏却获得大发展的机会。从此,改变了土客之间势力的格局。

七十多年以后,又发生了另一次历史事件,即“何亚四谋乱”。光绪十九年《上犹县志》艺文“刘裕熙《平上犹新地记事》”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

“乾隆十七年,新地(距营前约二、三十里,今属平富乡)何亚四等谋乱。彼等祖籍地粤东长乐、兴宁等县。……寄居上犹之黄沙坑,盖前何贼之丑类也。”他们“纠党置械,造旗制印,利犹新地之险,九月十七日屯上新地钟仕连家,宰猪祭旗”,开始起事。“约二十四日施锋屠绅民劫营前。”一个多月以后,作乱方被平息。“十一月初六日将首逆何亚四凌迟处死,将何亚四、李德先各期亲伯叔兄弟先后斩梟悬于营前,其为奴迁徙者一一金遣,而逆无遗种。”

关于在这次事件中土著受到了怎样的打击,本人尚没有从方志和谱牒中找到更多可资参证的材料。但从上引《平上犹新地记事》中云何亚四“彼等祖籍地粤东长乐、兴宁等县。……盖前何贼(康熙甲寅之乱——注者)之丑类也”和“施锋屠绅民劫营前”,以及营前民间有把何亚四造反与屠蔡家城联系在一起的传说来看,这一事件对土客关系是不无影响的。本人在采访陈沛宇和蔡志军两先生时,问及他们祖辈在婚姻关系方面有无禁忌,两人都跟我说到同一个情况,即各自宗族都有不跟何姓通婚的祖训。这说明陈蔡对客籍何氏旧隙之深!当然,陈蔡后人并没有恪守祖先的遗训,从族谱中记载的情况来看,两族与何姓联姻的实例还是屡见不鲜的。

在以上两次历史事件中,唱主角的都不是营前本里客籍,本里客籍也可能很少有直接参与其事者。终有清一代,营前客籍与土著未发生大的矛盾冲突,双方基本在调和中共处与发展。如:土客同在一个圩市进行商业活动;土客子弟同在一所学校念书;土客俗民崇拜同样的神明;土客之间互相通婚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土客之间的语言交流中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以至于随着客籍人口的增长,不管本地人愿意不愿意,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趋同于兴宁客家话。现在,外人要从“营前话”中分出土客来已不太容易了。仅仅有几个称谓,土客还是各存风味,如本地人称父母为“爸、姆”,客籍人却称“阿爸、阿姆”;本地人称鸡为“ji”,石头为“石牯”,客籍人却称为“gai该”、“石头”。但是,本人在采访中,又被告知,“本地人”只在家里才讲上犹话,保持上述称谓。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描述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认识:营前这一客家聚落区初步形成于宋元时期,发展成熟于明清时期。历史上,由于粤东、闽西等地客家的回迁赣南,在这一客家聚落区内部曾经发生过新老姓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种矛盾与斗争,从本质上说,是阶级矛盾作用的结果。新老姓氏在语言上和文化心态上的某些差异,是客家文化内部不同区域特殊性的表现,这种差异性服从于客家文化内部的同一性。就整体而言,营前新老姓氏之间的相互适应面、调和共处面成为发展的主流。因此在今天,新老姓氏之间在文化心态上已经

本人尚没有从方志或谱牒中发现营前本里客籍直接参与的记载;前引第一个故事也仅是说营前客籍向“土匪”诉说如何吃亏而已。

看不出什么差别,他们和谐地生活在同一个社区,说一样的方言,崇拜一样的神明,并共同创造了颇具社区特色的大型民间文艺“九狮拜象”。至此,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对营前客家聚落区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研究,为我们认识整个赣南客家聚居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

参考文献:

- [1] 陈氏支谱 营前陈氏祠堂记[M].
- [2] 光绪《上犹县志》卷十 选举 [M].
- [3] 民国三十八年《蔡氏初届联修族谱 起渭公源流考》[M].
- [4] 明天启四年上犹县令龙文光 营前蔡氏城记 [A].《上犹县志》艺文 [C].光绪十九年.
- [5] 蔡氏初届联修族谱 起渭公源流考[M]. 1949.
- [6] 明天启四年上犹县令龙文光. 营前蔡氏城记[A]. 上犹县志·艺文[C]. 光绪十九年(1893)版.
- [7] 刘裕熙. 平上犹新地记事[A]. 上犹县志·艺文[C]. 光绪十九年.
- [8] 乾隆十五年《上犹县志》[M].

附:在本人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曾得到营前 59 岁 - 89 岁的 10 位老先生的大力帮助,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的采访,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他们是:黄安昌,59 岁,原中学校长,现已退休(“客籍人”);陈沛宇,65 岁,原县水电局局长,已离休(“本地人”);陈诚福,62 岁,退休林业工人(“本地人”);蔡志军,76 岁,离休中学教师(“本地人”);黄国栋,89 岁,生意人(“客籍人”);黄营堂,77 岁,高中毕业,农民(“客籍人”);朱伦材,68 岁,退休干部(“本地人”);何学贵,85 岁,农民(“客籍人”);陈庆国,60 岁,中专毕业,农民(“本地人”);曾志伟,71 岁,退休干部(“客籍人”);在此,谨向以上 10 位先生致以诚挚地谢忱!

责任编辑:李自茂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Village Culture Of Yingqian Township Shangyou County

LUO Y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Gannan Teachers' College,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Yingqian Township Shangyou County, located in the border area of Gannan Prefecture, is a typical hakka settlement area, where have been inhabiting both old-surnamed people deriving from the central and northern Jiangxi province during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new-surnamed people coming from Xinning or other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early Qing Dynasty Living in the same community, old-surnamed and new-surnamed people have contradictions and struggles and, as well, mixtures and developments. Their struggles and developments have been melted in a pot, which forms rich historical connotations.

Key words: Shangyou; Yingqian; patriarchal society